

雲樵主編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本期要目

馬來亞新政制的風潮	謝天
佛典本草解	瑜伽譯
寮國行	林英強
始終遺憾的旅行	鄭子瑜
新嘉坡市街華名錄 (續完)	編者
占族散記	謝猶榮譯
LINAIEN	雲樵
北海的浮磯	吳牛譯
淪陷時期的非島郵票	許鍾
婆羅洲土著的神話	劉強
馬來紀年 (續)	許雲樵譯
荷印郵票損失調查錄 (華僑史料)	
圖書	李長傳著：南洋華僑史
評介	馮雄飛著：南洋華僑通史
	姚林著：馬來亞華僑史綱要



南洋華僑誌

第一卷

第十二期



馬來亞新政制的風潮

刑天



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長溫士德爵士批評馬來亞新政制的白皮書時，說了一

位馬來領袖同搭一輛火車，當時車廂的門上，繪着一隻老虎。那位馬來領袖指着那隻老虎問我：「馬來聯邦的郵票和車廂上印着的老虎，牠的形狀常常變更，這是什麼意思？當我年輕時，不過畫一個虎臉，後來便把虎頭都畫出來，現在變成全隻老虎張牙舞爪了。究竟白種人為什麼這樣喜歡老虎呢？只有天曉得。其實我看來，這並不是表現英國統治的確切象徵。」

四十年前的馬來領袖會有這種神經過敏的感覺，四十年後的馬來亞人民有些什麼感覺呢？英國人說：「戰後，遠東各殖民地收復後，只有馬來亞不滿意了。」（註一）真是這樣嗎？那裏只有天曉得！不過這句話確是大英帝國的真心話，惟其如此，所以一切設施，都循着這一個基本觀念而實行着；同時以家長資格，提攜這個蠅蚋子——馬來亞——給他批一張命書——新政治白皮書。

在一個不滿意憲政的殖民地來實施憲政，自然是宗主國的豁達大度，而這豁達大度的設施，竟被這一輩不滿意憲政的人民所拒絕，似乎也是毫無足怪的事。雖然如此，但英國殖民地對於這件事却並不草率從事。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日軍投降還不到兩個月，殖民地大臣便在下院宣佈了馬來亞新政制的原則，到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才發表馬來亞聯邦政府的白皮書。在發表之前，他以為這討好各方的白皮書，一定為各方所歡迎的，不料却遭了各方普遍的指痛，尤其是馬來各邦的蘇丹和貴族，因此殖民地又由一個上作委員會，重新起草馬來亞憲法草案（藍皮書）。這提案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發表之後，政府又派了一個十人諮詢委員會，普遍徵詢各方意見，然後根據藍皮書作成修正書人亦稱新提案，而於今年七月二十四日，由殖民地發表，提交下議院討論，下院也就規定

十月二十日，對這修正書最後的決定。

英國這樣的步精神，費物力的考慮，起草，修正，討論，足見化了兩年功夫，怎奈人民不諒，劇烈反對。九月九日，馬六甲和柔佛北部各地各民

舉行總罷業，同月二十五日，霹靂各地各族也舉行總罷業，抗議修正書。九月廿一日，汎馬政團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行委）和馬來人聯合陣線（簡稱馬聯）兩大政治集團，召開新嘉坡各民衆大會，護法（註二）羣衆大會，同時反對白皮書。九月廿八日，雪蘭莪各民衆大會，也堅決反對修正書。行委、馬聯、仰全馬中華商會聯合會（簡稱商聯）復一致行動，號召於英國秋季會議開始的十月二十日，舉行全馬各氏族總罷市。商聯並且聲明，在新政制問題未決定前，商聯會員（即各地商會）決不委派代表參加立法會議。馬來亞人民究竟爲甚麼這樣不受抬舉呢？這豈不使帝國政府有一悔此

一舉一之感呢？

英國對殖民地的提攜之心是感人的，在各方拚命攻擊之下，大總督仍能平心靜氣地於十月五日晚上廣播，答覆各方的非難。他認爲修訂書比藍皮書有七個優點：（一）聯邦參議會由四十八人增至七十五人；（二）非官議員由二十人增至四十七人；（三）華人議員由六名增至十四人；（四）由十七巴仙增至廿三巴仙，如振甲二地的代表，即由十七巴仙增至廿三巴仙，如振甲二地的代表也爲華人，則可增至十六人；（五）其他少數民族之代表權也擴大；（六）公民權的資格，已有若干軟化；（七）可能時實行選舉，也已改爲堅決表示從速舉行；（八）新提案包含英皇及各蘇丹之鄭重宣言，決使聯邦向自治之途邁進。以此爲一，新憲法已有若干改革，較戰前馬來亞大爲進步，二，自此開端，政制富有穩定之進展，三，各氏族對此多表同意，其反對實不若指摘者所言之甚。他承認馬來人該有特權，華人代表則數額已足，圈定非官議員爲暫時的從權辦法，未了他並且鄭重地說：「新憲法給予馬來亞公民以堅強之起點，向日趨前進。其中特點於實行時有缺點者，可予修改，其餘文有不合時宜者，可變通之，循序漸進，非至自治政府完成不止。余作此語，非僅爲過渡性大總督之言也。吾人於他處所表現之信用，已非一次，過去三十年間，吾人已於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愛爾蘭，印度，巴基斯坦及錫蘭，均已實踐諾言，在本邦亦如是。吾人在此邦之終極目的，乃造成一民治，民有及民享之政府。」

馬來亞各民衆人民爲甚麼不能體諒而堅決反對呢？因爲自從第一次白皮書發表後，人民便反對，要求新嘉坡不黨和馬來亞亞分離，聯合邦當有自治政府，立法機關完全民選，各民衆一律平等享有公民權；但藍皮書發表既不能如此，修正書發表還不能如此，於是人民大大的失望，在各大團體領導之下，風潮便擴大起來。全馬總罷市，決不因大總督的解套而中止，因大總督的話，已是任何人民所知道的。參議員的增加，固然進步，但非官議員仍須圈定，這怎麼引起人民的興趣呢？馬來人在十四名行政議員中至少佔五名，六十一名立法議員中佔卅一名，在大總督的意思這應談而非特權，至於華人於五十名非官議員中佔十四名，也認爲足夠了。這不啻明顯地說：「馬來亞是馬來人的，華人是不過讓他的酒杯淺而已。」這一種種族偏見的強調，是非常危險的，如果將來馬來亞獨立後，會燃起民族紛爭如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樣，那麼我們實在不需要政制的改革了。各民衆的代表權應該平等，應該根據九月廿三日的戶口調查而按比例給予名額，不當以成見支配。至於公民權的給予，更顯明地規定馬來民族與英籍人民取得較易，其他民族非出生於聯合邦的，仍需於過去二十年內住滿十五年，以馬來亞爲永久家鄉的，方得請求。修正書中並且規定蘇丹有修改政策的決定權，更是不民主而神下民族紛爭悲劇的條文。真可惜，人民所渴望的一切，修正書既未能予以滿意，大總督也沒有充分予以解答。人民惟一的希望，只有希望批命書的先生們——英國會——在這次夏季會議中高抬貴手了，因爲我們所感覺的，正如陳祿祿先生所高呼的「我們要的是麵包，政府却給我們石頭！」

註一：見太平洋學會出版的 Pacific Affairs 二十卷第二號所載 D. R. Rees Williams: The Constitutional Position in Malaya.

註二：馬聯及行委提出「憲法建議書」，主張聯合邦包括新嘉坡，公民權應有馬來由名稱，以馬來亞爲真正家鄉而致忠不渝者始予之。應有強有力之中央政府，立法院民選。最初九年之立法代表，巫人應佔五十九巴仙，由各民族代表十八人組織種族理事會防止民族糾紛，聯合邦仍以英皇及各邦蘇丹爲元首，並組織君主議會，有關巫人之事務由巫人處理等。

寮

國

行

— 英材 —

勝利之後，我決定了北歸的行程。但那個時候因為海上交通還缺少載客的船隻，所以原定計劃，在極端的困難下離開馬來亞走向暹羅，再由暹羅轉道越南，在和暖的冬日，我的足跡踏上那湄公河了。

湄公河，這是領內長約二，六〇〇公里，全長四，二〇〇公里的南洋首屈一指的大河，它發源於西藏高原的東部，南流直貫雲南和上緬甸，流入越南，暹羅國境，延至東埔寨，交趾支那注於中國海在暹境的那空百賽一渡河，便是寮國（即老撾）的土地。

清澈的河水，緩緩地的消磨着那美麗的日子，早晨的霧飄落在我的肩上，心里是有點寒冷之感。四十分鐘之後，我看見那岸上揚起的紅旗，好幾位自由寮國的戰士正向着我們招手。

我住在湄公河岸上的一家旅舍中，我往訪問經過越南政府特派員公署的主管了，也曾訪問過我駐寮的駐寮部隊黃營副司令，他們都告訴我：到河內去的中途，法寮雙方正進行戰鬥，就在這周圍亦時有衝突，經過時，恐怕會有危險，處於這種情勢之下，自然是無法可想。

在這走不動的旅途中，我顯然的感覺到帝國主義統治的時代已經過去，雖是現狀仍在接續，但新鮮的趨向，表現在快樂解放的步伐中，每一個寮國人民都是臉上露出了欣悅。我冀望他們能夠在洶湧的波濤上面浮出美麗的允芒！

我在這里所要紀述的東西並不多。寮國還那地方，自然可以構成一個小獨立國家，高地，山嶽，溪流，密林，平野，是築成天然的城市。金錫鑛散在湄公河流域，據印度支那年鑑記載，一九三七年鑛石產量是一，六九七噸，金屬含有量的出產是九五九噸。木材多向西貢及暹羅方面輸出。湄公河及其支流與許多池沼之間，淡水漁業極盛，湄公河沿岸的永興和路安布拉盤，是漁業的兩大中心地，魚類有豐富的棲息，農產牧畜因有氣候，土壤各種適合的條件，成育頗易，湄公河流域的大平原是產米地帶，家畜的飼養頗豐，據最近的統計牛二十五萬頭，水牛三十萬頭，馬一萬頭，豚二十五萬頭，山羊四萬五千頭，羊五萬頭，象八百頭。市場上農產品堆積如山，菜蔬種類之多，真使人不敢置信，那地方，我以為決不比我國的城市遜色，單是長的問題，就很容易解決。

佛典本草解

瑜伽譯

無雙樹。梵語 Asoka, 舊譯阿育, 新譯阿輪迦, 阿者無, 輪迦者愛也。釋迦之母摩耶夫人出, 憩於迦比羅王城之藍毗尼園, 時當無憂樹茂盛顯麗, 舉手折之。右手方伸, 釋迦即自左脇下生, 以是佛教徒視此樹若神聖, 一般印度人亦以其花為愛之象徵, 俗奉為愛神。學名曰 Saraca Asoca, a

Rubi. 似藤而復葉, 花分四瓣, 色緋, 亦作橙黃。莖長, 伸出花瓣外。亦有如紫陽花之密集成球者。豈科喬木。多產印度希馬拉耶及孟加拉地方, 錫蘭及馬來亞亦有之, 新嘉坡植物園內者頗大。年中開花甚美, 蓋鑑賞植物也, 大多植於佛寺, 暹羅以植路旁, 隨處有之。

印度及緬甸別有阿輪迦木者 屬茄科, 學名 Gnatsesia longibolia 與無憂樹迥然不同, 其樹皮煎水, 混牛乳服用, 可治尿病及月經過多, 花季在三月至五月之際。



菩提樹。梵語 Asvatha Pham, Asvatha者, 正道也。入菩提之道者, 離迷途而得正覺心也。阿師多羅樹, 阿輪迦樹, 畢鉢羅樹, 漢譯通作菩提, 或覺樹, 思惟樹等。釋迦廿九歲時出家, 矢志於解脫涅槃之道, 究踐伽婆, 阿藍迦羅摩, 優陀羅等學說, 重難行苦行, 年卅五, 迦耶(佛陀迦耶)乃漸得正覺。初釋迦登鉢羅及菩提山(前正覺山)山動果成道。下山渡水, 有畢鉢羅樹一本, 枝葉青翠, 遂於樹蔭盤

石上, 敷吉祥草, 結迦趺坐。畢鉢羅乃菩提樹之別譯。學名 Ficus religiosa, 又作 Ficus affour Griffith, 桑科喬木, 頗高大, 葉作心臟形, 花果有似天仙果, 產於中天竺及孟加拉山林中, 印度, 緬甸及馬來亞隨處可見。佛教徒外, 印度教徒亦視菩提樹為神聖, 以其葉供儀式中裝飾之用。

日本夏季有茂盛之木稱菩提樹者, 似是非, 蓋誤稱也, 其學名作 Ficus Cordate, 或作 Ficus Migne lina. 英語云 Bo-tree 則真正之菩提樹也, 德語 Sin den 亦菩提樹之異譯。至稱菩提珠之念珠, 則為 Elaeocarpus gonilris 之實核, 判然不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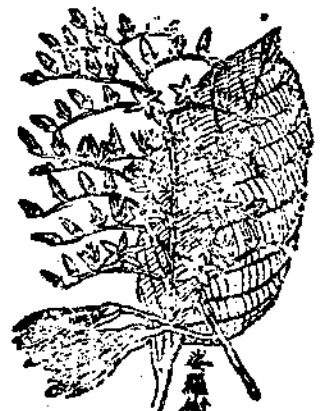
真正菩提樹含有膠質, 為黏捕鳥類之原料。樹皮含單寧酸, 可製染料, 醫藥上可治痢疾, 根皮則可作消化劑。葉及枝則供象, 水牛, 羊之飼料, 頗切實用。新嘉坡聖安得烈教堂場內有之, 枝葉繁茂。

吉祥草。釋迦坐菩提樹下所敷之草, 梵語 Pra-sha, Ku Pha 音作實祥, 實利, 舊譯「功德」, 新譯「吉祥」吉祥善, 祥者天降福福之前, 其物能指示之義也。敷此草, 謂去不淨也。學名 Eragrostis Cynosuroides R. S. pos Cynosuroides Retz 禾本科雜草, 知風草或萱草也。日本有稱吉祥草者, 學名作 Reineckia Carnea, 屬百合科, 花有淡紫之大裂花瓣。釋迦所敷殆為萱草。

可惜的是寮國的民族性耽於享樂，且懦弱無智，文化，建設，全無可談。過去的行政地區有法領與保護的劃分，法國人只知進榨取寮國人民全壓倒於最沉重的擔子下面，這一次纔起了劇烈的反叛。寮國人口據最近調查：百塞一〇〇，六四七，中國人一，六八七，歐洲人六二〇。一亞督坡一三〇，九七二。一康家一〇五，三二〇，中國人三三〇，歐洲人一三〇。一上渭公河一三〇，五三四，中國人一四，歐洲人一，高哇藩城一五七，四二二，歐洲人一，路安布披盤一九三，二七〇，中國人二八六，歐洲人三八。一白龍三四，七四二，中國人五六，歐洲人九。一沙拉文尼一九四，二六三，中國人四九，歐洲人一七。一沙文納克一〇六七，七九，歐洲人七一。一色本一三五，〇〇〇，歐洲人八。一鎮寧一六三，〇〇〇，中國人四七〇，歐洲人三〇。一永真一〇九，四五二，中國人七三四，歐洲人二一三。軍政管區「訪沙里」三三，九七八，中國人一四，歐洲人一。一沙拉文尼一九，九五八。一路安布披盤一五，七一一。一他克一八，〇八九。一沙文納克一五，八四三。一巴斯一四，〇四五。寮國民族多數是過着農業的生活，惟受外人的剝削，其貧困自不待言。中國勢力伸展此地，係在明成祖時代，明末清初，移民漸衆，但因交通關係，中國人住寮地的仍佔少數。在寮國住居的除了中國人，歐洲人之外，其他住居的有安南族二萬七千人，泰族七十八萬六千人，印度尼西亞族二十四萬七千人，柬埔寨族十二萬二千人。蠻族四萬七千人。其他苗族，猴族，果羅（大旁）族，馬來族等亦有混居，但其人數不多。他們自構成村落，致力於農地，米田的栽種外，注意於雜糧的栽培。

寮國的政治機構，分爲國王，王室會議，另有顧問官輔佐主理政事，第一顧問官是掌管內務，第二顧問官是掌管文部，司法，宗教，第三顧問官是掌管建設，財務，農商，軍事，國防方面，過去由法越總督負全部責任。寮國最北部的訪沙里曾被劃入於第五軍政區。財政方面，設置財務監督部，主持稅收及檢查資源。事實上，寮國在越南聯邦統治之下，簡直是法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吧了。

據我所知，寮國的男人们对農田的工作並不熱心，耕作全委於女人身上。他們專喜於漁業狩獵，性向溫和，儒怯。享樂的，愛好音樂與小曲。宗教信仰婆羅門，佛教，基督教，少數人亦崇奉儒教，道



菩提樹
Salva Asva (菩提樹)
此言堅固也，釋迦覺道後，經四十三年的說教於拘尸城外之娑羅樹林，遂入涅槃，林中有雙樹四本，高聳相對。

對。學名 Shorea robusta Roxb. 龍腦香料之喬木，爲僅次於柚木之良材，堅固異常。葉長卵形而尖，平滑。花淡黃色，圓錐花序。印度平地較少，緬甸山麓，中天竺東部，孟加拉西部山中皆產，別有沙羅（兩字均木旁）木者，學名 Cyathocace 羊齒類也，爲台灣土產。



優曇鉢
Udam-bara (優曇鉢)
瑞華，三千年一開花，爲轉輪聖王出世前之徵兆。此花開時，國泰民安，五穀豐登，消災無病，爲之吉兆。梵語稱優曇鉢羅

教，及精靈崇拜 (Animism) 他們的體格平均長一，五九米，高雅滑明，男人的毛髮殘留頭頂，周圍修短。女子的髮結成長伸的高髻，衣服甚爲簡便，多用黃赤色或暗色長布裹纏爲腰裙，有文身的風習，他們的房屋與暹羅民族的無大差異，離地建造，有階段由地上升落。下面飼養雞，鴨，豚，牛，羊等家畜，住屋的四圍遍種桑葚，香蕉，檳榔，甘蔗等果樹。他們幸福，歡快，似乎對於這自給是十分滿意。

我停留在渭公河畔有數日的時間，散步於甜靜的良夜里，呼吸過那河上香馥的微風，而兩國的紅豆，惹起我永不能忘的相思。在除夕的前三日，打聽了剛從河內來客的消息，再去探問黃營副，証實途中的戰勢鬆弛，中國人有特別証書的可獲法寮雙方保護而通過戰區，因此，我於翌日的黎明便坐車離開那可戀的地方，而馳向黃塵滾滾的砂道。

之植物，學名 Ficus glomenerata Roxb 爲無花果屬喬木，自喜馬拉耶山麓至印度中部，巨米分佈至緬甸。其膠質可作染料並藥用，亦可供家畜——尤其象——之飼料。亦有學者，調查印度古代彫刻等，推測其果實之形態，以爲應爲 Artocarpus integrifolia, P. 蓋即當地所謂製伽 Nanka 波羅蜜與伽與生於麵包樹之果實異。麵包樹學名 Artocarpus incisa, Forst. 英人稱之爲 Bread fruit, 義大利則英人稱爲 Jack fruit. 與麵包樹同屬無花果屬花隱，微見其形，故有三千年一開花之說。幹大，實有一寸奇應者。其味甚甘。幹心黃色，可染僧衣，稱波羅蜜多色，甚珍重。波羅蜜，蓋梵語「度」到」之義，自生死之岸，度達涅槃之彼岸也。



旃檀
Chandana 學名 Santalum album 正譯曰白檀音譯作旃檀，檀香料之常綠喬木，東印度及馬來亞皆見之。葉長卵形，對生，花萼四裂或五裂，

三月至八月頃，花梗出黃色小花，色漸深褐。濃香馥郁，蜜蜂羣集。白檀油爲治淋聖藥，亦用其材彫佛像人物者。日本之旃檀樹爲楝科之 Melia japonica, Don. 淡青紫色，無香。

與印度白檀相對者爲伽羅香，（伽羅，梵語黑也），陀羅尼經云，伽羅香者，沈香之黑者。

貝多羅葉 貝多羅者，梵語葉也，英語曰 Jati-pot palm, 學名 Corypha umbraefferos, S. 棕櫚科，高百尺許，兀然直立，葉簇生上部。其葉甚大，一葉可蓋十人。古印度經典，用此葉代紙書之，又於葬儀，切作圓扇形以作天蓋覆棺。現且有利用其纖維作帽及籠者。新嘉坡植物園亦有一本。



始終遺憾的旅行

(南遊雜記之一)

鄭子瑜

朋友！我終於離開了亞庇了。

一月廿四日的午後，川走山打根與星洲間的輪船，經過西海岸，船中多了一個我。就這樣，我才和亞庇分了別。

這回的離別，使我不能無遺憾的，那便是：在亞庇住了一個多月，而且也曾兩度遊過斗亞蘭，鼎鼎有名的中國寡婦山排在我的面前了，竟不知一觀它的面目。魏晉時代的「竹林七賢」，有一個叫做劉伶的，做了一篇「酒德頌」，說是「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熱視不覩泰山之形」，我常笑他的放浪不羈有如是者；今我自己身臨泰山之下，而不知泰山就在目前，其驕矜之狀，實不讓劉伶專「賢」於前了。

此後一直沒有機會再到斗亞蘭。

爲了補救這個缺陷，曾在一天的清晨，請一位朋友帶我上升旗山去遠眺；雲煙迷濛間，又沒有看得清楚。

臨別的那天，我聽到了一個傳說：當鄭和南來路過亞庇的時候，曾登中國寡婦山，就在山中建造一座的石亭，和一所花園；園中並無泥土，花木係種在石板上，至今不枯，的是奇事！但園中花木不可採摘，採摘便會迷住了路徑，不得下山來；若受迷時，急將花丟棄，便即醒悟云。又聽說，自從三寶太盛之後，至今并未有第二個中國人登過此山。因爲這山高有一三四五五呎，是南洋第一高峯，且山勢崎嶇，不易攀登之故。就是外國的探險家來到北婆羅洲，也不過登至半山腰間而已，沒有法子可能上至最高峯。這些話，更增加我對於中國寡婦山的仰慕之情。

第二天午到了納閩，得僑商符某的招待，在大同俱樂部客聊稍息。

午後，承當地中華商會主席張君的邀約，(張君因符君之介紹而知我者)乘其私人汽車去遊覽他的樹膠園。這兒土地荒瘠，不若亞庇的樹膠園之多且肥，張君的樹膠園在納閩雖算最大和最好，但和亞庇的樹膠園比較起來，實還有如小巫之見大巫呢！

納閩地大遠不如亞庇，商店只有百來家，屋子多用磚土建築，地面有鋪着石板者。這與山打根那兒全用杉木搭成的房子，是大不相同了。地方清靜，品物便宜，華僑多吾閩南同鄉。住慣了那十九是廣東人的山打根的我，一到納閩，如同故土，快慰無似！那夜十時下船，將於翌日六時與納閩分別；在船中，我想起這僅有半日逗留的納閩，尚不免有依依難捨之慨！

到了馬乃弄的第二天，(一月廿七日)正是當地的開埠紀念日，照例有划龍舟競賽這一些玩意兒好看。

這一天，已經不記得是舊曆的除夕還是新正，我出得街來，但見家家戶戶，都在賭場裏混！這兒賭地之風特盛，聽說在平時，每逢初一十五，也還是一樣的賭着，甚麼十二支，麻雀，骰子……樣樣都有，賭場的夥計們都靠牠來維持數口之家的生活，學校也因此不惹經費沒有着落。有人在賭場結識了情人，有人在賭場中發了財……這個賭的世界，說來真是造福人羣，功德無量呢！

大約半個月後，我到了波羅乃。「波羅乃一名汶萊，爲婆羅洲之古國，(或稱渤泥)自一八八八年受英

新嘉坡市街華名錄

(六) 一者編一

十三劃

磚店口 原名 Clyde Terrace, 街口對面磚店。

義學口 即廈門街，因北端有陳金聲等所創設之萃英書院。

義福巷 即戲館街 (Carpenter Street)，爲私會義福公司所在地。

義興公司 即中國街 (China Street)，因私會義興公司得名，亦稱賭間口。

新義福公司後 原名 Charle Street，義福之新公司在其附近。

源全街 原名 Guan Chuan Street，在中峇魯，待攷。

源順街 原名直落亞逸街，源順爲昔年閩僑三年一賽會之五標之一。

萬山街 原名 Ban San Street，三馬路橫街，以劉金榜之藥材店得名。

萬興米郊 指小坡海墘 (Beach Road)，米郊即在該處。

萬興街 原名馬六甲街 (Malacca Street)，因店得名。

媽祖宮 指源順街南段，因其地有天福宮，閩僑呼天后爲媽祖，宮中即祀天后者。

媽祖宮後 官後爲廈門街，故以此呼該街南段。亦稱觀音廟後街，因天福宮後殿祀觀音。

媽祖宮邊 原名日本街，今改文達街，因在天福宮旁，故稱。

媽祖宮戲樓後 原名 Stanley Street，因在該宮戲台之後，粵僑呼爲觀音廟戲台後，亦簡稱戲台後。

敬昭街 原名 Keng Chew Street，紀念閩僑陳敬昭者，一作慶昭。

溝仔墘 原名 North Canal Road，昔有一溝，路在溝北，故名；又僅一邊有屋，亦曰單邊

帝國「保護」後，其蘇丹即不理事，坐領年俸而已。相傳明萬曆間，泉州人李道乾曾在此稱王」。當我在亞庇時，章謙之氏嘗以其所著作「蘇丹原稿」見示，詩序裏有上面的段話。這回重又追記出來了。（雲樵按：李道乾應為林道乾之訛，明史雞籠傳載道乾略居渤泥，乃致承合，道乾實略居大泥，非汶萊，詳見拙著北大年史頁一一一——一一〇）。

南洋羣島，到處華僑衆多，只有汶萊和吉連丹丁加奴等地，却還是土人多過華僑。這兒的僑胞，差不多全是金（門）廈（門）人，自從前年金廈相繼失陷後，僑胞更是猝然的增加起來！商業發達。居民皆在水中建木屋爲家，故有「東方威尼斯」（Venice）之稱。這種情形，從前在山打根的白沙灣以及亞庇兩處都曾見過，但不若這兒之盛吧了。

今日汶萊的土人，在北婆羅洲算是最文明的一系，這自然是教育普及有以致之。在山打根那邊，政府機關的辦事員，中級以上的，很少有土人的份兒；這兒的位置，幾乎全爲土人所佔有了——自然，最上級的職權，仍在英人的掌握之中。華僑在此，不特須受英人的統治，還須受土人的管轄。

我這遭的來波羅乃，是借馬乃奔合益公司的司理梁國勳君，與東坡合昌公司的司理梁超君二人同行的。據二君告訴我，從前這裏的土人還未開化的時候，見了錢便想搶，搶了你的錢還要你的命！商店多不敢開門，只設一個小窗做買賣，你想該是怎樣的恐怖世界呀！有一個故事是說：先前有一個僑胞，在這裏經商甚久，有一次，這位僑胞回國省親，再到汶萊來，身上帶着一枚方孔的通寶錢，被他的一位土人的攀友看見了，土人抽刀想殺他，但又覺得手軟的放下來，號陶大哭了一陣。我們這位僑胞覺得很奇怪，便問他是爲的甚麼？土人含淚說：「因了你是我十餘年的老朋友，所以不忍心殺害你……但你現在須速將那枚金盾交下，要不然，我便不得不動手了！看你要賣還是要命？」所謂金盾，其實只是一文錢，自然，我們這位僑胞是要命不要「賣」的，結果，將「金盾」給他了事了。

我們一到汶萊，已是夜八時了。二位司理首先帶我到「甲必丹」的商店德源號去。德源號是汶萊的「商業之王」，資本至鉅。現在甲必丹王氏已經物故，一切全由他的女婿林清注……等君主持。那晚林君等請我們去看電影，戲院壯麗勝山打根；這時我已有點疲乏，竟在院裏打盹，也不管所映的是甚麼了，真是枉了他們的好意哩！

後來我們又去春源號訪問石扶持。石君是革命黨的老前輩，民國紀元前在星洲曾與國父孫中山先生共謀革命多年；後因半身不遂，移寓汶萊，至今已數十寒暑了。當我們入門去拜訪時，石君正撈着腳拿出兩册石扶持集的詩稿和一大包的文件迎面來了。我翻閱石扶持集，竟有歡迎鄧子瑜一詩殿其後，使我很覺驚喜！原來他早已得悉我要來訪問，故特先作此詩以待之耳。在那一大包的文件裏，有孫先生親筆書贈石君之「博愛」中堂一幅，吉光片羽，彌覺可珍！又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一聯，掛在壁上，筆畫粗硬，經我細加鑒定之後，斷是馬君武的尺筆。蓋當孫先生任大總統之時，馬正做他的秘書長，石君馳函廣州向孫先生求書，先生因事忙，故命馬爲其代筆也，石君乃復出馮自由，孫科……等政要函件相示，在孫哲生先生致石君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話是：「先生老成謀國，無間晷刻；買棹言旋，尤所企望；惟京中大氣苦寒，先生年高，行動又微感不便，似不如仍留海外，領袖僑胞之爲得也。」石君的愛國熱誠，於此也就可以想見。關於訪問石先生的詳情，我擬另有專文記述，這裏不多贅言了。我們於十二時離開汶萊，微夜趕回都東。在車中，聽這二位司理說，汶萊地方的女子，至今還保持着「一種守舊的風氣，絕少出門，常在後門的竹簾裏偷窺男人。看得忘形時笑聲就從竹簾透出來。我因匆匆離開汶萊，自然不及留意到這一層，那竹簾裏的美人，只好等候下回來欣賞了。

街。

楊厝港路 原名 Yio Chu Kang Road, 在後港

，楊厝港爲昔日種植甘蜜胡椒時代一港口。

瑞喜巷 原名 Swee Hee Lane, 楊瑞喜爲

tenbach Brothers, 公司之掌櫃。

新哥街 原名 Sin Koh Street, 吳新哥爲元路公

司之主人，經營火鋸及航業。

詩書街 原名 Cecil Street 之雅譯，今通作絲絲

街。

漆木街 指大坡大馬路北段，自大橋至中央警署

止。

碧山亭 指紅橋頭粵人墳山一帶。

翠蘭亭 昔安祥山(Ann Siang Hill)頂有俱樂部

稱此名，今俗呼公館街(Chud Street)折往山

頂之一段。

橫石仔 指Havelock Road東段一帶，昔均石

作。

福南街 原名 Hock Lam Street, 俗稱萬山巷，

萬山，福南，皆劉金榜店號。

福音堂後橫街 原名嘉興街(Cashin Street)昔小

坡大馬路有福音堂在其前，日寇南進時炸毀。

墊邦路頭 即十八溪橋(Boat Quay)吻基，「墊

邦」閩南方言謂駁船也。

十五劃

德財台 原名 Teck Chye Terrace, 近林大頭路

林德財爲閩僑地主，曾任中華總商會秘書。

德源街 原名 Teck Guan Street, 在水廊內，紀

念陳德源者。

德林路 原名 Teck Jim Road, 紀念閩僑鉅商王

德林，其店號曰源通，歿於一九一一年。

蔡南街 原名 Choa Lam Street, 紀念蔡南忠者

十九世紀中葉著名之船業家也。

慶吉街 原名 Keng Kiat Street, 紀念李桂林平

慶吉者，一八五一年生於馬六甲，爲海峽輪船

公司副經理，一九一七年卒。爲振瑞振學昆仲

之父。

慶利路 原名 Keng Lee Road, 紀念振慶利公司

號東家慶利者。



占族散記

墨隆親王著
謝猶榮譯

關於占族 (Camb) 的事情，法國人的研究比
過人更詳，可能供給我們更多的知識，我這裏的叙
述，錯漏的地方或者難免。

(一) 占族是太平洋海洋民族的一種，分佈地
由日本到菲律賓，爪哇，和馬來亞，此等民族傍海
而居，擅航海術，久之遂為別的民族所同化。

(二) 占族由中國邊境南移至吉慶海灣，其舊
境界不可考。但到這些地方來傳佈宗教與文化的印
度人，則把在印度的一個國名——「占婆」，給占
族的國家命名。占族的占字也從此得來。還有一「東
埔寨」也是印度人給他們定的國名。

(三) 占族接受印度的宗教文化，習慣與吉慶
族同，大部份信仰著婆羅門教。婆羅門教的天神等
建築遺物很多。阿拉伯人東來傳佈回教的時候，占
族和爪哇，馬來民族，都與阿拉伯商人交通，這幾
個民族也就相繼做了回教徒。

(四) 占族的歷史曾發展到做了吉慶族的敵
人，祿兀古城裏的巴耶那石宮還有他們交戰情形的
刻畫。及後北部吉慶族稱盛，漸向南伸展勢力，占
族至此衰落，國土分裂，或為越南所併。或為吉慶
所併。多數的占族則受吉慶國的保護，由是占族的
歷史遂併入吉慶史中。有時因與吉慶不睦，遷到暹
羅居住，有時與吉慶人一同移殖暹羅，大城時代就
有占族來居暹上。

(五) 依暹羅大城時代的法律，凡進入暹土居
住的外國人，都要組織志願隊，如日本人，占人，
和擅長炮擊的西人等，都有志願隊的組織。一旦戰
事發生，這些志願隊就要幫助暹廷打仗。占族既然
長於航海術，由大城拍那萊王朝至現王朝，凡航海
事務一向都錄用占人，王家的貿易船也用占人為船
長。至拉瑪四世和五世時代，暹羅已有輪船與戰艦
，但船上司航海要職的，還是占人。五世時設置海

軍，艦長一職不是西人，也就是占人。此後才由尖
蓬烏薩差親王訓練暹人，專司航海之職。

(六) 有一個歷史上的奇跡，就是緬甸人，蒙
人，暹人，吉慶人等，這些民族的習性，自古以來
即不喜航海，而充滿著大陸性格，即使駛船，也
僅以河流為限。也許大陸是他們的原住地的原故吧
，實在是一個有趣的謎。

(七) 暹羅紀年史裏有這樣一段史跡：當大城
朝和羅梅普 (Sondhej Phra Ramesuan) 王子拍
羅摩羅閣 (Phra Rama Rajor) 統治大城時，因
與其大臣拍耶那社那波底 (Phraya Senabodhi)
不睦，其大臣暗通白古，引昭那坤因 (Chao Nak
-pha In) 攻下大城，迫拍羅摩羅閣伊統治於「
巴陀羅占」城 (Muong Pathahn Cam)，這
個城名不見於別處，但在大城南邊河流的西岸，打
健河 (Khloug Takhean) 北邊，還有一條舊河
流叫做「羅占」河 (Khloug Khu Cam)。所
謂迫使拍羅摩羅閣統治於巴陀羅占城，也許是幽禁
，也許最後把他帶到羅占區的郊外殺害了。這所謂
羅占區也就是占族聚居的地方，或為占族造船的地
方名，因為有一個叫做「巴刺陀」(Plah Tha)
的海岸地名，是一個貿易的地方，這「巴刺陀」與
「巴陀羅占」顯示著同一語源。由這段史跡告訴我
們：占族是在約當烏爾王 (Phra Cao Uthong)
時代便已來居暹上。此外還有一個可疑的地方，古
代來往於暹羅灣從事貿易的占族，他們在幾個地方
給定下了的地名，例如沙美島 (Koh Samui) 拍
芽島 (Koh Phangah) 世淺島 (Koh Sichang
-) 色桃邑 (Satta Hip) 等，直到現在，沒有人知
道它作何解，是何種語言。

(八) 還有一段重要的史跡，就是占族與統治
於暹羅的古慶族聯婚的，即歷史所稱的「占他毗
」女王 (Nang Cam Devi) 是一個顯著的例証。

慶振路 原名 Keng Chin Road, 紀念閩僑謝慶

振 (安祿公司股東) 者。

廣西街 即 Bukit Pasoh Rd, (武吉巴梭路)。

廣合源街 原名 Pagoda Street, (塔街), 亦稱
吉寧廟後, 因店得名。

潤興路 原名 Joo Hiang Road, 待攷。

潮州新街 即振興街 (Chin Hin Street), 亦曰新
巴利新街。

級葛上庫後尾 指文咸街 (Bonham Street), 其
地昔有 Katz Brothers Shop, 「級葛」乃巫
語 Tuan Katz 之譯音。

廟仔街 指沙莪街 (Saeo Street)。

鄭連德路 與鄭連德巷及鄭連德街均在嘉東, 戰前
為紀宸路, 紀宸巷及紀宸街, 一九四七年三月
所改。

十六劃

頭口鼎 即二馬路升旗山下, 昔為最初煮甘蜜之處
跡, 今尙有大伯公廟一間, 甚陋隘, 想為舊時遺
跡。

賭間口 原名中國街 (China Street), 昔其地
多賭場, 粵僑呼為賣字場街, 義同。

興隆街 今羅敏申路 (Robinson Road); 興隆
為陸祐店號, 此名現亦渺知矣。

錦聲巷 原名 Merchant Lane, 因錦聲魚行得
名。

篋籠街 原名 Lorong Teluk, 粵僑呼為篋參 (竹
上) 街, 多竹籠店。

謙福路 原名 Kheam Hock Road, 紀念檳城鉅
商陳登榜之子陳謙福者, 一八六二年生於檳城
，初為 Mercantile 銀行職, 後以烟酒起家,
一九二二年歿。

磨麻油街 原名 Albert Street, 昔為麻油作聚處
亦稱望久魯聖王公, 望久魯乃 Bercoolier 之
訛, 聖王公為其地上神。又稱柴仔寮。

十七劃

龍頭井 原名里奇利路 (River Valley Road,
河域路), 街端昔有龍頭噴泉故名, 亦曰王家山
脚。

戲館街 原名加賓打街 (Carpenter Street, 木匠
街), 最早之潮州戲館即設於此。

糞掃車 原名 Canal Road, 公部局之糞掃車皆置
此街。

有一位朋友問我這個新字，他說在任何英文字典裏都找不到這個字，究竟是甚麼東西？他問過好多人，有的說是樹膠汁的一種 (Latex)，有的說是樹膠布，有的說是樹膠漆，有的說是人家

的商標名稱，其實全都是臆測。
他實在是一種特別形式的硬化樹膠，是用一種特准專利的方法，直接從液體樹膠製成，並不經加熱和減弱。他大多是用以抵抗帶水的沙礫的，常作為開礦機械的保護層，需用極大。他也可作為壓力墊，以吸收震動力。所以這新字，實在是 Lime 和 Latex 兩字合成的。

這是馬來亞向不為人注意的一項特產，是馬來亞惟一的樹膠製造輸出品，與罐頭黃梨同為純粹的輸出品工業，筆者在與直兄合著的一新嘉坡工商業全貌一書內，曾有論及。戰前後，牠的輸出統計數字如下：

LINATEX

—— 橡 雲 ——

年份	時期	輸出噸數	價值總額	每磅價	地域
一九三八	全年	一四八·二四	二六〇,三三七	〇·七八	全馬
一九三九	全年	一八九·三二	三二二,五七二	〇·七六	全馬
一九四〇	全年	七六六·九八	一,四二〇,四一〇	〇·八二	全馬
一九四一	全年一,	一一八·〇一	二,一五六,一〇二	〇·八六	全馬
一九四六	末季	一八·八七	四四,七六八	一·〇〇	全馬
一九四七	正月	八·七三	一九,九二四	一·〇二	新嘉坡
			六·五八	一·一〇	聯合邦
			七·八三	〇·九一	聯合邦
	二月		一七,八八九	一·〇〇	新嘉坡
	三月		八·三五	一·〇〇	聯合邦
			六·五八	一·〇二	聯合邦
	四月		一七,五五	〇·九五	聯合邦
	五月		〇·二七	一·〇八	新嘉坡
			一一·五三	一·〇〇	聯合邦
	六月		九·六三	一·一二	聯合邦

戰前平均每磅八角，戰後平均每磅一元，漲了二十五巴仙，雖不及其他物品的好價，但和生膠的價目相較——戰前四年平均每磅三角五占，戰後還不上三角五占，——猶差勝一籌。

至於輸出國別，戰前本以南非聯邦居首位，歐戰發生後，以英國居首，其他如美國，加拿大，暹羅，緬甸，荷印，埃及，澳洲及其他非洲英屬地，都有少許輸往。戰後，仍以運往英國，南非，加拿大等為多，美國只有極少量運去。若沒有戰事，相信牠的輸出量還會繼續增加，戰後則未能完全復原，所以產量尚少。

最近美國已發明一種新的人造樹膠汁，也可以白鉛硫磺使其堅韌，據說這比馬來亞的硬膠墊 Linatex 更耐用，可見牠也和天然膠一樣，遇到了死對頭了。

豐興山 原名 Bukit Hong Hin 位雙口鼎沿亞逸拉

者路 (Carter Raja Rd.) 出感化院路至巴絲班讓七哩止，橫由荷蘭路至八哩村止，面積二〇三八畝，百年前陳金聲以郵票五角向東印度公司購得，去年以三百五十萬元售與軍部建築營房，令數千村民遷讓，現方交涉遷移。豐興者陳氏店號也。

薛華路 原名 Sit Wah Road, 薛氏為建築業家。

十八劃

豐興坊 原名 Hong Hin Court. 在水仙門，以陳陳金聲之店得名。

雙口鼎 原名 Alexandra Rd. 昔為麥甘蜜 (Gambier) 之所，亦稱水磨內，或嗎子脚。

雙井路 原名諧街 (High Street.) 昔西口升旗山下有雙井，現亦鮮人知矣。

雙菜地 原名 Jalan Penang. (檳榔路)，昔皆雙菜園。

雙菜園 指中峇汝 (Tiong Bharu) 一區域。

顏泰村 原名 Kampung Gang Thye, 紀念周顏泰者，顏泰一八六五年生於馬六甲，創顏氏兄弟公司於星，一九二二年卒。

十九劃

羅馬班讓大馬路 或簡稱老班讓，指小坡大馬路與梧槽路 (Rochore Road) 交叉口一帶。羅嗎班讓為巫語 Rumanh Panjang 之譯音，此言一長屋，荷合之所也。

羅嗎班讓巷 原名 Fish Court (魚場)。

藍兜巷 原名仰光路 (Rangoon Road)，亦作勝投巷，藍兜為植物名，據 Douglas 之辭典謂即藍兜樹 (Pandanus Or Screwpine)。

二十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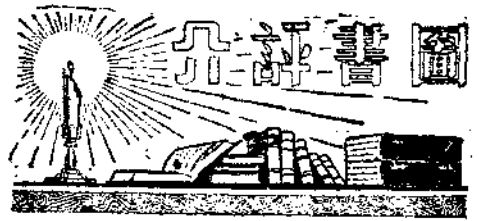
麵乾間 原名淡申路 (Thomson Road)，即紅橋頭。

廿一劃

鐵柱 即山仔頂，因昔有鐵柱屯積於此以作建築用者，今已不聞此名矣。

鐵巴利口 指小坡海邊 Clyde Terrace Market 附近。該處巴利園以鐵欄，屋頂亦覆以鐵皮，故名。

註：本篇或有挂漏，尚希讀者不吝賜教，俾得補充。



南洋華僑史

李長傳著，版本有二：
 (甲)國立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南洋叢書本，民國十八年六月月初版，廿二開書紙一六〇頁，定價國幣四角。(乙)商務印書館史地小叢書本，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月初版，廿二開報紙一六六頁，定價國幣三角五分。

本書甲版為國人所著南洋華僑專史最早之本，前有柳詒徵，黃炎培，顧因明三人序，及著者導言。全書分概論，東印度羣島，馬來半島婆羅洲，菲律賓羣島，暹羅，緬甸，越南及結論等九章。未附大事年表及參攷書目。極為完整。惟事屬草創，不免訛失。著者於導言中所特舉之攷訂，如以李馬奔為林道乾張那督在婆羅洲，皆其失檢處。前者後於乙版改正之，後者則乙版亦仍其舊。

乙版刪去他人序文及導言，而代以自序，篇目仍舊，惟未增附一斐律賓史上李馬奔之真人考補遺一及一讀圖說非爪哇考一二文。內容更加校訂，較前版完善多多，惟仍有若干掛漏失檢處，尤以暹羅一章為甚，因根據日人之說，極不可靠，中選使臣往還，巨元迄清，凡六百年，史料甚富，大可補充。又「東方猶太」一書，係選文而非英文。但瑕不掩瑜，此書不失為一極宜普及之參攷書。

南洋華僑通史

溫雄飛著，上海東方印書館發行，民國十八年十一月月初版，白報紙二十開本三〇〇頁，定價國幣一元五角。

為南洋華僑作通史者，自溫君始。書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為南遷史，共十二章；一、總論本島南洋往還印度，四、第一次海外避難的華僑——黃巢之亂，五、晉唐間海船的情形及物品輸入，六、第二次海外避難的華僑——胡元寇中國，七、宋遺民海外活動，八、宋元兩代航海技術的進步，九

北海的浮炮

A. E. Coope 著
吳牛 譯

如果一位旅客從檳城來，在密芝爾碼頭 (Millett Pier) 登岸，向南行，經過海港局貨倉約一百碼路，他會注意到——其實大多數人不會注意到——

一間小茅屋，在他的左手，靠近海港局私有的一條路的入口。這小茅屋內，放着一尊「北海的浮砲」 (Floating Cannon of Butterworth)。在

當地中國漁民看來，是極為尊敬的東西。如果再看屋內，屋角裏掛着網——或許為着求機會，或許為着求好運。有一部分地面澆着混凝土，上面放着那尊浮炮，炮口對着門。在地旁邊和前面，有香燭架，可以看出不時有香燭在上面燃着的痕跡。

這是一尊由口入藥的火炮，六呎半長，口徑四吋半。上面積滿着灰塵在燃火孔的旁邊，刻着極舊的羅馬字，——也許是鑄炮者的名字；即使有人甘冒廣神之罪去拂拭清楚，恐怕也看不清楚這刻文。

這炮的信實的歷史，和他怎樣來的原由，都無從稽攷。

但所以促成這「砲的崇拜」——假如可以這樣說——的緣由，據說是因為這砲從海上浮來，直到

如今已很久了，所以叫做「浮砲」。(中國人叫作「浮大銃」，馬來話叫做 Meriam Timbul)。砲會浮，自然是奇跡，而這奇跡便促成了崇拜。那砲究竟從什麼時候起在那裏，已無從查攷。據一位中國老人對著者說，他的祖父告訴他，當他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便看見那砲在那裏了。此外，再也

找不到更確實的話了。

至於他怎樣來的，却有不少傳說。有一則中國人的傳說說，這砲是和檳城草埔上的一尊是一對，

——北海砲是雄的。據這故事說，北海砲是約開浮海到北海的。檳城砲的故事失傳。那砲有十呎長，口徑十吋，上面刻着 Ian Bergerus Me Fecit 1603 等字。他有其他有趣味的特點，也是很引人的一個研究對象。有一部分居民也對他發生迷信，雖則並無人崇拜。大家都知道，市政委員會如果取消按時塗油的話，牠便會跑到海裏去的。

另外一段中國人的傳說，也許和前一說毫無關係。據說這北海砲是勇士阿鍾 (Panglima Ah Chong) 的。阿鍾是那律 (Larut) 錫礦一八六二年華人內戰中有名的勇士，那次戰事打了十年之久。——這勇士死後變成一條鱷魚，這鱷魚，就是現在新嘉坡萊佛士博物院中最大的一個標本，雖則院長並不知道。——不過傳說是很含糊的，至於阿鍾的砲怎樣會從海裏來，却沒有提到。其實，這砲也許在阿鍾大出鋒頭的以前，已經在這地方了。

除了年代之外，馬來傳說確是比較可靠些，相傳這北海砲是從前一位馬來商人名督約翰 (Toh Chan) 所有的，他乘着他自己的雙桅船，往來暹羅西海岸經商。這樣的經商，自然需要帶火炮防禦

元初大學征爪哇、分二節、十、元末明初國人海外事業，分六節、十一、三保太監下西洋，分六節、十二、第三次海外遊歷的準備——滿洲人寇中國、分二節。

中亞貨殖史，凡五章：十三、海外華僑被屠的慘劇，分兩節四小目、十四、天地會之南來及其發展，分六節、附附七目二項、十五、海盜之蔓延南洋，分四節、十六、鴉片之傳入經過，分六節、附五目、十七、近代富豪之崛起，分三節、附十三目五項。

下卷雜傳：魁傑第一，計林道乾、鄭以、鄭昭、羅芳伯、吳元榮、張保請、葉來等七傳、俠義第二、計林推遷、侯亞保、陳聚良、陳顯庚、譚植三、林金殿、邱敬園、鍾樂臣、何德如、林義順、丘武孫、葉慶南、黃井公、許芳日、陳到順、李雙輝、葉千水、高楚香、陸祐、黃福、劉善卿、張弼士、羅而泉、戴炳然等廿四傳、或氏第三、蔡榮二傳。及中國南洋交通年表，附錄華僑政府關於招工墾殖等通告七則。書中附地圖多幅，頗有價值，精印刷用差耳。

本書搜羅材料頗富，惟有輕重不均之嫌，傳說失檢處尤多，如Orang Sam Pong (王三品)之譯作黃森所，林道乾之拓殖婆羅洲，皆其顯著者。而其編制尤有可議，如中卷第十三章實為排華史，十四章實為會黨史，十五章實為海寇史，十六章實為勞工史，十七章實為經濟史，乃總稱之曰貨殖史，又如上卷，亦應分爲南遷史及交通史。

馬亞來華僑史綱要

編者：商務印書館印行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 初版，綉裝紙冊六開本，四〇頁，定價國幣六角。

本書前有張禮千序及自序。全書分六節：一、總論，二、中馬古代交通梗概，三、歐人勢力時代之馬來亞華僑，四、會黨與賭博，五、領袖僑團與校報館之組織，六、華僑經濟之發展。附表四：三十年來馬來亞華僑人口比較表，十年來馬來亞中國移民數比較表，十年來馬來亞華僑大樹膠園之數及畝數比較表，及三十年來馬來亞華僑與歐人僑商百分比表。

本書雖僅爲二萬餘言之小冊，惟所取材，頗有價值，如言中馬古代交通，即高翰氏最近之發掘報告亦已論及，各章所述，均極扼要。

海盜的。當他告老的時候，便將這繼承業在北海的淺水灘上。

因爲海灘逐漸在伸長，那艘便逐漸離開海水，誰則他自己並不會跑。因此他得到了瞭望，於是得了這存藏的名。

海灘伸長是確切的，到現在還很明顯，北海在沙灘上建立，自然是經過極長時期的伸長的結果。現在這處，離開高水約約六十碼之遠。

據最前面一個傳說，說浮島和檳城是一對，但馬來人却說：檳城的帶有一對是真的，在某時期失落在海中，不過不成是北海廠。

這馬來傳說，雖與馬來習俗不合——且違反回教教條——然仍對浮地表示崇敬，有些且參加每年祭祀那處的盛典，或者以爲有保護神的精靈阿爾若。有許多印度人也參加這祭祀。

慶曆八月半，是在這廟內舉行祭祀的日期，此

且還有過人表演草地戲 (Memora) 爲什麼這這一天，無從查攷，不過所以要舉行這祭祀，則曉得是爲了要向鬼神求恕。十六七年前，因爲沒有祭祀，忽地瘟疫流行，好多人死掉。

當這崇拜開始時，北海還是一個極小的漁村。因海濱登途之故，使那小廟，看起來好像很久了。上面已經說過，那炮是放在混凝土的地面上——恐怕再會跑吧？——在眼前則——

小民罪消 在馬來亞，這種奇異的廟是沒有和尙的，浮羅囉亦然——完全華民衆的崇拜。這廟沒有醫藥的奇跡，也沒有月一些陰森崇拜的表示。附圖一，是放浮靈的小屋，附圖二，是內部，炮和香燭架都看得見。左右兩角的黑影，便是那此廟。





淪陷時期的菲島郵票

許鈺

菲律賓總面積大小約一千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人口約一千九百六十萬。在淪陷以前，菲律賓的郵票，是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起，開始發行。全套共計八枚，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起，開始發行。全套共計八枚，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起，開始發行。



初期的臨時郵票，是將菲島郵票去美利堅合眾國的英文字，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起，開始發行。全套共計八枚，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起，開始發行。

正式普通票 赤色 欠資票 不詳

六分	五分	四分	三分	二分	一分
赤色	褐色	暗青色	黑色	綠色	藍色
馬山	何家	何家	何家	何家	何家
四	一	一	一	一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婆羅洲土著的著神話

一、宇宙的起源：撒加蘭 (Sagaran) 的大雅克族人說：原初時候，有一個造物之神，名曰羅蘭 (Lolan, Gantalan)。他有靈魂，會說話，會看見，也會聽見，可是沒有四肢。他坐在牛背上。以後他決定騎在兩隻雞式飛鳥身上，巡視上下半天的近圍，因為四周本來是空虛的。住些時，他們(神和鳥)就先升天，後下地，再後到婆羅洲的律巴江 (Lubang)，因為那個江是祭江的母。

去著甚麼東西最大。他看見地比天大很多倍，就用腳掌上地堆積成山。以後他就造人。當初時候，他打算變樹做人，可是完全失敗。以後就用巖石代做人。那巖石各方面都像人，就是不會說話。最後就用人上人，用水調成，使成成就，又把氣呼入身上，使成血管。然後把「甘那」(Kampang) 樹膠(紅色)一檢人。羅蘭同他接談，他能答應。用力刺他，他能流血。天暗時也會出汗。羅蘭就叫他做「唐那甘」(Tangah Kumpok)，意思是神上做成的人。

又一說，原初時候，非活猴型，只有一個靈魂名叫素丹 (Sutan)，會看，會聽，會說，可是沒有四肢百體，也沒有機官。這個神住在地中，很久很久。後來，他造兩個大鳥，叫做蒲連 (Pulian) 和伊拉 (Ira)。以後，素丹沒有創造任何東西。那兩隻鳥，就飛到四處造地，天、江、河。他們看見地比天大，就用腳掌上為山，然後造人。原人的名字是庚那甘 (Tanacampia)。生了一個女兒，「後才會生。此後才有日夜。子孫一天比一天繁衍起來，都在江河上下航行。那個時候，大陸地很近，可以用手捫到，以後一天天的變寬了。

二、洪水的事：大雅克族有一個偉人，名叫杜樓 (Trov)。他娶了一個馬來人做妻子，名曰房棉珍 (Yemmenjan)。當洪水起的時候，杜樓拿

十分	青綠色	四版	馬容山	一	九	五
十二分	綠	四版	帆	六	五	〇
十六分	楊	四版	帆	三	〇	〇
二十分	赤紫	四版	家	六	五	〇
廿一分	淡紫	四版	馬容山	七	五	〇
廿五分	楊	凸版	一	八	九	〇
一比索	赤	凹版	馬容山	二	六	〇
二比索	赤紫	凹版	帆	四	〇	〇
五比索	橄欖	凹版	帆	二	〇	〇

三 紀念郵票

菲島在淪陷時期，據我知道，發行八套紀念郵票，除了一套三英印圖三百五十年紀念和一套三英紀念郵票外，其餘全都是他自吹自擂的紀念郵票。茲分述如下：



(丙) 比島政府一周年紀念票，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發行，共計兩枚。一枚紅色，用菲島航空郵票加蓋，價值五分；一枚紫色，用菲島航空郵票加蓋，價值八分。共計八千枚。

(甲) 巴丹柯利九比格紀念票，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八日發行，只有四分改作二分綠色，水牛圖的一枚，發行了九萬九千枚。



(乙) 大東亞戰爭一周年紀念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發行，也只一種，也是用四分綠色水牛圖郵票，加蓋改值五分發行的，共有三十九萬九千枚。

(丁) 丹·柯利德紀念票，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發行，也是兩枚，由內閣印刷局製造，五分綠色一枚，五分紅色一枚。各發行九萬九千枚。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日紀念郵票，是菲島郵票加蓋改值五分發行的，價值為二十分，共計三十一萬八千枚。

(戊) 印圖三百五十年紀念郵票，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日發行，是菲島郵票加蓋改值五分發行的，價值為二十分，共計三十一萬八千枚。

一個木臼，把他的妻子放在裏面。又帶一頭豬，一頭狗，一隻雞和一隻貓，航人深淵。洪水停止時，就把一切貨物放岸上。他領：一個人一定要有許多妻子，所以就用木做一個妻，石做一個妻，每件東西都做一個妻，都和她們同房，就生了二十個子女。他耕種，就是大雅克族的基本血統。

杜德是大雅克族的始祖，考其為杜給古(Gugay)一族的始祖，其神為杜巴(Duba)，那時發雷聲，吉祥時候降雨。此外，還有戰神：惡鬼，會產生疾病，飢饉，一定要祭禱的。

三、書的起源：洪水的時候，有四個人免死。第一個把書束在腰間，可是水漲及肩，書就遺失了。這是大雅克的祖先，所做的事，所以大雅克人現在還不能讀書寫字。第二個人把書束在臂下，被水浸透，不過還沒有毀滅。這個是馬來人的祖先，所以馬來人會讀書寫字，可是不完全。第三個人把書束在背上，也被濕了一半，這是中國人的祖先，所以中國人會讀書寫字，可是不完全。第四個人把書束在頭上，水淋不着，這是歐洲人的祖先。所以白種人特別聰明，文化較高。

戰後暹米輸出統計

戰事結束後，暹羅米輸出給中美英印及其他的價值如下：

中國	九三三, 三三三英鎊
英國	八, 六一〇, 一九〇英鎊
印度	三三三, 三三三英鎊
美國	一〇, 二二二, 九三三美元
其他	五〇〇, 〇〇〇英鎊

至所運出的數量，共八一三, 三三〇噸，其中包括一九四五年十月至一九四六年四月期間，自由運出的一七八八噸，及指定運往印度而在曼谷發去的四五八噸，據云由印度發運損失。

(己) 比島獨立紀念

郵票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發行，圖案為少女像及聖撒詩一句。全套計五分紺青，十二分橙色及十七分紅色三枚，但以三種不同的方式發行：一種是通常有齒孔的郵票，一種是無齒孔的郵票，再有一種成套單張，高一七八公厘，闊一二七公厘。



(庚) 英雄紀念郵票

一九四四年二月九日發行，與前



套相似，也是全套三枚：五分紺青色黎撒像 (Rizal) 十二分赤色伯路戈士 (Brugos) 十七分橙色麥皮尼 (Mabini)，也是有齒孔、無齒孔，及成套單張三種式樣，單張高一四三公厘，寬一〇〇公厘。



(辛) 巴丹、柯利德杜陷落二周年紀念，一九四四年五月七日發行，全套也只有兩枚，是將舊時航空票加蓋改值暫用二十分紺青色改作五分，六十六分綠色改作十二分，上面有 Republic of Ng Pilipinas 字樣。



四 其他郵票

除紀念票之外，菲島還發行了一套公用郵票，一套宣傳郵票，和一套慈善郵票。公用郵票，是用舊日菲島的郵票加蓋「公用」和 (K. P.) 字樣，則去美國名稱暫作的。全套三枚：二分綠色，聖撒像，共十七萬一千枚；五分褐色女神像，十四萬三千枚；和十六分赤色血盟圖，四萬九千枚。另外再行一枚二分綠色聖撒像票，加蓋 O. B. 在上方的，發行數不詳。

食糧增產宣傳郵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發行，圖案為收穫，菲島製，平版印刷，白紙無水印，齒孔十二，全套三枚：二分加一分淡紫色，十七萬一千枚，五分加一分綠色，十四萬三千枚，和十六分加二分，棕色，四萬九千枚。

水害救濟慈善郵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發行，全套三枚：十二分加廿一分，青色，二十分加三十六分，赤紫色，二十一分加四十八分，淡紫色，就是將正式普通票加蓋的，共發行十三萬一千套。

我們從菲島淪陷票上，可以看出日軍對菲島統治政策的動搖。最初發行的郵票，大多加蓋日文假名，一套正式郵票也完全用漢字和假名，後來竟完全改用羅馬字，如「獨立」和「英雄」兩套紀念票等。到處確鑿的指



形，於此可見一斑。

註：本文材料除於日寇投降前一年，故最後一年內的資料欠缺，希望郵友不吝賜教！





〔續一十〕

許雲樵譯

十四

滿者伯夷的羅蘭殺後無嗣，遂由女兒羅定伽羅維伽須摩 (Radin Galah Woor Casoma) 即位，上尊號爲補帝伽蘭摩陀 (Puti Gaja Mada)。

後來有一個製棕漿的，在海上遊玩，他聽見一個小孩在板上浮，他便將他抱入八槽內；一望而知他是被人所擄棄，在海上漂浮已久，不得飲食。他在將死未死的當兒，正如阿刺伯俗語說的，死亡使者剛降臨他時，他却不死了。製棕漿的滴一些米湯進他的口，那孩子便張眼一看，知道自己是在一隻船裏。他便帶他回家，盡力照顧他。

當那孩子復原後，那製棕漿的，便問他叫什麼名字，他是什麼人，他怎樣會在海上漂浮的？那孩子說，他是丹戎補羅 (Tanjong Pura) 的王子，聖曼耶耶 (Sang Manyaya) 的立孫。聖曼耶耶便是系出薩恒當摩訶蜜流山的始祖的兒子。他又說，他的名字叫做羅定波羅那聖求 (Radin Prana Sangru)。

「我有兩個弟兄，一個姊妹，」他道：「有一天我的父母帶我到一座海島上去玩，不料在海上遇到了大風暴，船遇了險，我的父母都溺水求生，也不知道他們的命運如何。我却抱着一塊版，被風浪打入了大海，我在那裏七天沒有吃喝，竟幸運地遇到了你，待我這麼好。如果你更能仁慈地送我到丹戎補羅，我的父親那裏，那末你將受到無限的賞賜。」

「當真，」製棕漿的便道：「但我有什麼力量能送你回丹戎補羅呢？和我住在一起吧，等你的父親派人來時，那末你便能回去了。此外，我很喜歡你的相貌，希望你同時算作我的兒子，因爲我並沒有小孩。」

「很好！」羅定波羅那聖求道：「我當初從你的意思。」他於是改名爲吉耶伊吉摩斯者婆 (Kyai Kimas Jiva)，很爲製棕漿的夫婦二人所寵愛。有時，那製棕漿的要取悅他，便說：「主子，你一定要做滿者伯夷的王，和公主奈迦蘇摩 (Nai Casuma) 結婚，但你如果做了君王 (Ratu)，我便要做鉢底阿利伽蘭牟陀 (Pati Aai Gaja Muda 宰相) 了。」王子便答道：「很好！當我做了毗多羅 (Bitara)，你一定也做得成的。」

公主奈迦蘇摩在位那麼久，那宰相鉢底阿和伽蘭牟陀一直在下手，直到人民都來控告他，說他有娶公主爲妻的冀圖爲止。一天，他穿微服，坐八槽出遊，那些船夫都是極下等的人。他聽他們談話在將他做話題，以爲他不在那裏。「要是我做宰相，」一個說：「我一定立刻捉住公主，因爲我要做王。」

別一個說：「對極了！」另外一個道：「不用說，他一定把她做妻子，因爲他是個大人，誰敢反抗他。」

當他聽到這裏，便自忖道：「如果如此，那麼我長久的威信，將沒法避免人家極度的諷刺了。」於是他便入覲公主，對她說，她現在已經長成了，應該選一個丈夫了。公主便說，如果這是他的意思，她表示同意；但是她要求他召集全國的人民來，由她挑選。宰相便答應，他願召集全國居民，由她挑選；不論她選一個人，或是一隻狗，他都願意奉他爲主。

公主於是叫鼓吹號宣佈全國，她將挑選駙馬。這佈告一發出，各位王公 (Raja-Raja)，大臣 (Paramantri)，內官 (Seda-Sida)，傳令官 (Bantara)，眾將官 (Hulu-Balang)，以及一切人民，不論長幼老小，長子矮子，駝背跛脚，癱瘓曲腿，瞎子聾子，都聚集到滿者伯夷城中。只有極少數是請來的，大多數人都是自動來的。因爲每一個人都對自己說：「這是極容易被公主選中的，我爲甚麼要躲避做滿者伯夷王呢？」

當羣衆聚集後，公主便上高樓憑覽路上，宰相便吩咐他們列隊，一個一個跑過她面前。於是各位王公都經過她面前，跟着便其餘的人民，但她一個都瞧不上眼。

當全部走完時，最末一個來的是吉耶伊吉摩斯者婆，那製棕漿者的義子，穿着金花布 (Sawara-Gunung) 衣，花上繪着蜜蜂兒，和一件綠花外套，握一把直柄的曲劍，此外沒有其他服裝了。他的兩臂佩着手鐲，戴着素馨花 (Semen Rasa-Wells And Champaca)。滿身撲着香粉，一直到頸項裏。他的牙齒，白如象牙花 (Bunga Sri Gading)，他的面頰，紅潤如紅葉 (Cateira-Leaf)，漂亮非凡，溫文爾雅，舉止飄逸，在現代是無與倫比的。

當公主一看見這青年，心就被他們容貌所打動了，便喚宰相道：「爸 (Paman) 呀！那個是誰的兒子？我中意他。」宰相道：「好極了，我主！你挑選那一位爲駙馬是很適當的。」他於是喚住那青年，帶他到自己家中，替他沐浴，撲上香粉，照他的身份款待他，爲他預備和公主的大婚典禮。

大婚儀式共舉行，七天七夜才完畢。這位製棕漿者的兒子被他們好生照顧，抬着他遊行全國。禮成。

這一對青年夫婦，恩愛異常，這位製棕漿者的兒子便做了滿者伯夷的王，上尊號爲聖伽蘭摩耶摩勒 (Sangaji Taya Ningrat)。他自接位爲毗多羅 (Bitara) 後，那製棕漿者便來見他，對他道：「陛下曾和我約定，如果陛下登

基，便當封我爲宰相，現在怎樣呢？」王便道：「我的哲(Paman)且等待我安排！」賣棕漿者於是便回家，王却在心中盤算，要怎樣將宰相撤職呢！他從來一無過失。而況這人是滿者伯夷國中惟一的人，他並且很明白，如果沒有他，國將滅亡。但是，他又將怎樣對他的義父毀約呢？想來想去，不得解決，他苦悶得兩三天不見一人。

宰相知道，便來探望他，問他爲甚麼躲起來不見人，王推託說不爽快。但宰相却說：「我知道你一定有隱情，如果你能對我說，我也許可以替你解決。」毗多羅道：「我的爸爸見不錯。我實在並不是賣棕漿者的兒子，我是丹戎補羅的王子，裔出薩恒當山，原名叫做羅定波羅那爾求(Radin Prana Jangun)。」他於是敘述他的遭遇，一直講到他和那賣棕漿者的約言，和他現在所愁悶是須毀約將他免宰相之職。

宰相請他不必沮喪，他覺得很高興，原來王就是丹戎補羅的王子，而丹戎補羅王子的失踪，却是件很喧傳一時的事。他再說，他早就預備辭職了，因爲他已經老了。毗多羅說，他不願他辭職，因爲他的職位實在不是他的義父所能勝任的。宰相於是爲他出主意道，如果他再來，便當對他說：「宰相自然是最高的職位，却也是最傷腦筋不過的，實在不合我的父親擔任；但我已找到另一個官職，對於你也是一樣的顯赫的。我要使你成爲全國賣棕漿者的領袖，你的地位也和宰相一樣的尊嚴。」這樣他使一定歡喜接受的，王同意他的建議，宰相便告辭退出。

翌日，賣棕漿者又來要求踐約了。王便提出這新職位，他不禁狂喜，從此滿者伯夷全國的賣棕漿者，都做了他的下屬了，他的封爵爲鉢底阿利阿提伽羅(Pati aria de Gara)特准他和波底利阿利阿伽爾摩陀並肩而坐。

丹戎補羅王聽說滿者伯夷的毗多羅便是他的兒子，他便派人到滿者伯夷去打探消息。他們知道他的的確確是丹戎補羅王子，便急忙回國去報告給王知道，王不禁狂喜，便派遣使臣到滿者伯夷去。因此，這消息便傳遍遐邇，閩婆各地的羅蘭，得悉滿者伯夷的新王便是用丹戎補羅的王子，便都來朝貢。

後來毗多羅和公主生了一個女兒，取名羅定伽羅旃陀羅吉羅那(Radin Galah Chandra Kerana)，號名遠揚，不知有多少羅蘭來向她求婚，都被毗多羅所拒絕。她的芳名傳到了滿刺加，蘇丹芒速沙，聽到她的艷麗，不禁神往，便想到滿者伯夷去，他吩咐樂陀訶羅名波兜迦羅蘭(Paduca Raja)的爲他準備船隻。樂陀訶羅便爲他準備了五百艘大八桅，以及無數的小船。在信詞補羅，他又準備了一百艘三桅船(Lancharans)。在望加錫(Sungai Raya)再增加了一百艘那樣的船。

樂陀訶羅和室利那羅兒提羅蘭(Srinara al-di Raja)，室利毗蘭阿兒提羅蘭(Srivija al-di Raja)，全體大臣，衆將官，都留鎮國中。只挑選了四十名貴族的子弟，四十名貴族的閨女。他的樂長就是冬毗蘭蘇羅(Tun Bija Sura)，他的曾祖就是室利毗蘭耶羅蘭冬婆佛(Sri Vijaya Raja Tun Sabut)，他的祖父就是亞崎(Acidi)的冬錫(Tun Siak)。在這羣人中

有下列這些人物：漢蘭佛(Hang Jabut)漢迦斯頓利(Casturi)漢羅吉兒(Hang Takir)漢維球(Hang Yakin)漢阿里(Hang Ali)漢斯乾陀(Hang Secander)漢刺蘭(Hang Haran)漢騰仙(Hang Husain)漢大(Hang Dhand)。這九個都是出類拔萃的人物，無其倫比，尤其是漢大。

漢大不論在智慧上抑或才幹，都非他人所能及。他一遇到青年們的嘲笑，老是一捲袖子，呼叱他們道：「來一個水師提督(Jacaman)和我較量較量看。」那些青年也老是喚他作蘇丹芒速沙的水師提督，就是王也認他作水師提督呢。

有一次，有一個爪哇人患着瘧疾，當他正在發抖的時候，受那些青年取笑，他不覺惱羞成怒，在一旁奪了一柄異他刀，瘋狂地衝過去，刺殺了不少人，以致沒有一個人敢站在他面前，大家奔逃躲避，震動一時。

漢大急忙到來，便遇見那爪哇人，他便攻擊他，漢大漸向後退，掉下他的劍。爪哇人一見，便去攫漢大的劍，那是一柄寶劍，因爲漢大是精於相劍的。當漢大一見爪哇人丟下他的刀時，他便去攫着。爪哇人舉起漢人的劍直刺過去，漢大一跳跳過，沒有刺中，同時他却很迅速的刺中了爪哇人的臂下，直透胸膛，就此死了。

蘇丹聽到漢大刺死了爪哇人，便吩咐帶他前來，賜他錦衣一襲，並且真的封他爲水師提督，遠近皆知。

王下詔宜丁機宜(Yodragin)此言帝山，譯名據東西洋考)的摩訶羅蘭彌郎(Maha Raja Merlang)，舊港(Paelmbang)的羅蘭，詹卑(Jambi)的羅蘭，龍牙(Linga)的羅蘭，東連兒(Tunggal)的羅蘭，伴他在滿者伯夷去，他們也都奉命而來。大家到齊，便出發赴滿者伯夷。那些少年將士也都伴着王前去，各位大臣則留在國中治理政事。

航行了多麼久他們才到閩婆地方！當毗多羅聽到他們到達時，立刻派遣他的官員，武士，前往迎接招待。這時陀訶(Daha)王與丹戎補羅的王——正是毗多羅的弟弟——恰巧也在滿者伯夷。滿刺加王一到，便在宮中隆重歡迎，給他穿上藍金而綴珠寶鑽石的尊貴服裝，請他坐在諸王之首，賜以寶劍一柄，名叫傾蘭迦羅瓦(Gaja Karawang)，並賜予他的侍從其他曲劍四十柄，不過劍鞘都是破的。這些劍以前曾送過給陀訶士和他的四十個侍從，劍鞘也都是破的。陀訶吩咐將劍鞘修理好，但滿者伯夷王却就在這時將劍都索回了。毗多羅又照樣送給丹戎補羅王，又照樣索了回去。當滿刺加王來了，他又這樣送給他，他便令冬毗蘭耶羅蘭去造劍鞘。冬毗蘭耶羅蘭便交付那四十名閨女，每人一柄，令她們去做。這些閨女却去交給那巧匠，看着他做，一天之內全部做成。就是爪哇最著名的能手也沒有辦法。

滿者伯夷王是比任何羅蘭都聰明。陀訶的毗多羅所坐的位，有三層階級上陞的。諸王的僕人都站在後面地板上，那裏有一只狗用金鍊縛着，剛在滿刺加王和諸王的對面。冬毗蘭耶羅蘭瞧見這樣，他便開始跳起舞來，拿着他那有鈴

的盾，在滿者伯夷王面前。王便命他上廷去，他便進去，繼續用他的盾和鈴狂舞，好幾次向那狗衝去，嚇得那狗擰斷金鍊逃到樹林裏去。從此他們便不再縛一隻狗在那裏了。

在那大廷之旁，另有一間禁廷，不許任何人入內的；如果有人闖進去，爪哇人便要用槍將他刺死；所以也沒有敢進去。漢蘭佛便對漢邁斯頓利道：「我們來試他一下看，闖進那禁廷去，看爪哇人會不會逐我們出來！」「很好」，漢邁斯頓利道。有一天，毗多羅正坐在朝廷之上，各王公，眾將官，和許多人民都在，漢蘭佛和漢邁斯頓利便闖進禁廷去。爪哇人一見他們，便將槍交叉着向他們刺去。他倆便拔出劍，將他們的槍尖全都砍掉。他們拾起槍尖來，又被他倆削成薄片。那麼他們便狂叫起來。滿者伯夷便問誰在狂叫。宰相便奏明漢蘭佛和漢邁斯頓利闖入了禁廷的事。王便下令隨便他們，不必再禁止他們進入，爪哇人也不再槍刺他們了。從此，當毗多羅上朝時，他倆便坐在禁廷裏。當漢大到來，由他的剛毅的態度，大爲人所敬重，他就是朝廷之上，也受人愛慕。他到市場上去，受人敬仰，他到戲院裏去，受人敬仰，全爪哇的婦女和閨女都迷戀着他。當他跑過時，婦女們都從她們丈夫的懷中跳出去，要一睹他的丰采。爪哇詩人也都在他們的爪哇語詩詞中吟咏他。例如

Un-suru tangka-pana Pana Panyipor saban
Den catan puran dine dunnanggi —

「勸君嚼葉葉，可已相思情，
儀表亂心目，綿綿愛常清。」

又如：
Lbor sang rawa kabel den Laksamgna lamran Laksamana lam
akan penjurit ratu Malayu sabor.

「報道提督方過，宛嬰爭說，窺此提督郎，英雄哥，馬來羅頭」。(註：羅頭即那督之意)。

當時滿者伯夷實在沒有人能和他比擬，只有陀訶的一位英雄名叫珊加寧勒 (Sanku Ningrat) 的，可以比他一些兒，爪哇詩人也曾吟咏到他。

Ke kruang panggunng dini san ka ningrat
Tak sangka ningrat tak panyurit ratu any Daba

「陀訶王將珊加寧勒兮，滿院觀衆驚倒其威儀。」

那時滿刺加人在滿者伯夷是具有這樣的典型。毗多羅已明瞭滿刺加王不但俊秀而且敏慧，他的品德又比其他羅蘭都好，他的威從也都是出類拔萃的，既聰明，又能幹，因此他決定蘇丹芒速沙中選爲快婿。以與他的女兒伽羅蘭陀羅吉羅那匹配。他便吩咐宰相佈告民衆準備四十晝夜的大典，各種樂器都須奏。音樂娛樂的多得不可勝數。滿刺加人也都參加滿者伯夷人的遊藝，連爪哇人的遊藝他們也編熟。

當娛樂繼續不絕的玩了四十晝夜，到了古時，蘇丹芒速沙和滿者伯夷公主

的婚禮便舉行。這一對新人，彼此恩愛非常，毗多羅也很寵愛他的快婿，賜他並肩而坐，不論在公眾之前或進餐時都如此。

蘇丹芒速沙在滿者伯夷住了那麼久，最後要回滿刺加去。他便向毗多羅請求許他拜辭，帶他的妻子羅定伽羅到滿刺加去。毗多羅同意。當他準備妥，便教冬毗蘭蘇羅去向他多請請求賜他丁機宜。冬毗蘭蘇羅便去覲見毗多羅道：「你的兒子波兜迦懇求你賜給他丁機宜。倘蒙恩准，自然極喜歡，即使不成，那也無妨」毗多羅便召集眾臣商討這要求。宰相主張賜給他，也沒有反對。於是毗多羅道：「好，我就將丁機宜賜給你。不僅是丁機宜，即使全爪哇也都是他的，因爲我的兒子是滿刺加王。」那麼冬毗蘭蘇羅便回去，王因此大悅，便再喚漢大去討仙丹 (Sambit) 地方。漢大便去對毗多羅說：「我要討仙丹，倘蒙賜予，自然好，不能，也是好的。」毗多羅便道：「很好，不伴仙丹，就是水師提督要齋港，也可以一起拿去。」因此，直到現在，仙丹的統治者還是水師提督的子孫。

此後，王便回滿刺加去，經了好久才到蘇佛島 (Pulau Sibar) 。黎陀訶羅率領各大臣，各會長，出來歡迎，吹奏着各種樂器，抬了王徽，乘着無數的八椅。王便接見他們，各大人物都向陛下致敬。

當蘇丹到達滿刺加，便和羅定伽羅旃陀羅吉羅那進宮。他賜了機宜的羅蘭彌郎和他的女兒補帝利婆迦兒 (Putri Bacal) 結婚，不許他再回丁機宜，羅蘭彌郎生了羅蘭尼羅信訶 (Raja Nerasingha) ，他便是著名的蘇丹阿伯陀兒迦兒 (Sultan Abdal Jalil) 。

蘇丹芒速沙和羅定伽羅生有一子，名叫羅定伽郎 (Radin Galang) ，他的元妃室利那羅提羅蘭的女兒給他生了好多個兒子，此外他有兩個非常俊俏的女兒，一個名叫羅蘭摩訶提維 (Raja Maha Devi) ，另一個是羅蘭旃陀羅 (Raja Chandra) 。他的嬪妃也生有子裔。他的正妃，波兜迦羅蘭 (黎陀訶羅) 的妹妹也生有一子，名叫羅蘭護仙 (Raja Husain) ，智力體魄，都無與倫比，後來他和冬多羅兒 (Tun Tahaer) 的姊妹冬那那 (Tun Nacha) 結婚。

有一次，王的御馬跌入糞坑裏去了，要把牠拉起來，可是沒有人肯下去轉一條索在他身上。漢大一見，便跳下糞坑，在馬身上縛一條索子，人家便把牠拉起來。馬拉起來了，可是漢大弄得滿身都是糞了，滿頭滿面都是，只得去沖涼洗淨。蘇丹芒速沙得到那馬，不禁大悅，厚賞漢大，並賜錦衣一襲。

漢大成長了，他竟誘奸了宮中一名官娥；蘇丹不禁痛心疾首，吩咐室利那羅提羅蘭將他處死。室利那羅提羅蘭以爲他的罪狀成立，因他是一個非常人物，要找一個這樣的人是不容易的，便令他躲在某一個村中，禁錮着，他便回報於王，業已處決。蘇丹聞言，默然不語。

——第十四章完——

史料二 荷印華僑損失調查錄

自本年七月廿一日，荷軍採取所謂「警察行動」，進攻印尼各埠，各埠華僑遭印軍焦土政策...

爪哇區

加拉橫，華僑人口五千人，鐵廠一間，米廠三間，商店八十二間，民房三十八間，均被焚毀...

難僑九十六人

難僑九十六人，旺公，華僑三百餘人，全被焚燒搶劫，先殺無一...

部被焚，傳有百餘人被害

部被焚，傳有百餘人被害，惟迄未証實，據報有廿五名被帶走...

被綁架。離僑四百十三人送往任抹。
 九人逃至任抹。
 安務汝，被搶一空，死二人另三人被綁，離僑
 集中在病校者三百餘人。另一千五百九十九人遷往
 任抹。
 望沙里數商店被搶，郭庭宇被殺乃姊受傷。
 仰告斜斜，僑民四百被圍請荷軍營救允極力
 辦理。
 芝巴德，華僑一千一百七十七人，商店民房被
 焚毀三十八家（包括三間貨倉在內）離僑二百六十
 一人。

蘇島區

頌牙，印軍縱火焚燒，全鎮化為焦土，離僑
 一百人由紅十字會救護車運往棉蘭救濟。
 丁宜，華僑六百餘人，房屋全未破壞，離僑損
 失甚少，附近逃來少數離僑已由當地救濟會予以救
 濟。

先達華僑人口一千八百人，商店九間焚毀情形
 較混亂。四郊各處仍在印軍手中，附近離僑逃來已
 有八百人。

瓜里里，華僑一千五百人，因避印尼燒殺，
 逃入附近山中，已請荷軍前往搶救。

日甲大，華僑二千餘人之住宅全被焚毀。離僑
 已由荷軍救出四百餘人送棉蘭救濟所收容。

羅博巴，華僑生命財產正在調查中，傳聞華僑印童
 有被殺戮者。

民德，華僑人口一千五百人，曾由棉蘭市保安
 隊派六十名，前往協助維持治安。

瓜拉，離僑七百人，由荷軍搶救出險，現在民
 禮予以救濟。

班焦巴都，華僑房屋被焚五分之三，無家可歸
 者三百廿八人，離僑一千二百人，附近逃來離僑五
 百人已就地救濟。

網眼，離僑一千三百餘人，由荷軍救出，現暫
 安置于勿老灣海口。

火水山，華僑人口五千人，全市焚毀，離僑五
 千人，經荷軍營救中。（最後消息，業已被印尼軍
 運往沙里中。）

巴拉拉，無損失，亦無死傷失蹤。
 巴拉拉，已要求荷軍尋覓，華僑十名於荷軍佔
 領後失蹤，已要求荷軍尋覓。

丹絨林，財產無損失，無死傷失蹤。
 拉惹林，財產無損失，無死傷失蹤。

馬賴林，財產無損失，附近逃來之華工亦皆
 平安。

加油阿公，僅有華僑數十名，已請荷軍設法遣
 送至巨港。

魯武武也，華僑九名失蹤。
 羅博亞蘭，房屋三間被焚，華僑廿五名失蹤。

研究南洋不可不先讀新書

研究南洋不可不先讀新書

北大年史

許雲樵著
每本二元

著者以其深遠之史學修養，博訪周
 咨達八九十年之久，並鉤稽中暹亞日
 英荷法葡八國戰籍，詳攷精斷，歷
 時、九閱月而成，全書十三萬餘言
 ，為研究南洋史地不可不讀之書。

東西洋攷中之針路

張禮十著
每本六角

東西洋攷一書，數百年來為我國航
 海家之寶筏，而其精華在針路一篇
 ，惜古名今地，曖昧難讀，著者一
 一為之攷訂，實為研究南洋史地之
 南針。

佛羅利氏航海記

許雲樵譯
每本八角

佛羅利氏為東印度公司初設時之商
 船經理，歷航印度緬甸馬來亞爪哇
 北大年暹羅等地，詳記風土政要，
 足供校勘十七世紀南洋史實，頗足
 珍視。本書詳文所信達，註解尤精
 到，亦不可多得之參攷文獻也。

新嘉坡風土記

李鍾珪著
每本六角

本書據原刻本影印，並加眉註，既
 極古雅，又便參証，為喜談星洲掌
 古者所不可不備之書。

選讀新書不可不審察內容

南洋書局有限公司總發行

THE NANYANG MISCELLANY
 VOL. 1. NO. 12. \$0.30

南洋雜誌 第一卷 第十二期

中華民國廿六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主編 陳育棻
 編輯 許雲樵
 出版者 南洋編譯所
 印刷所 南洋印刷社
 發行所 南洋書局有限公司
 新嘉坡羅敏申律六十八號B
 電話：四四七七

徵稿簡約

一、本誌旨在提倡南洋學術研究，發揚華僑精神，
 建設本位文化，故凡有關南洋各地或華僑問題
 之專著或資料，以及富有地方色彩之文藝作品
 ，均所歡迎，文體不拘，但求通俗，如有徵引
 ，請註出處。

二、本誌暫時篇幅有限，每稿以二千字左右最為適
 宜，但數百字之精華小品及特別有價值之長篇
 傑作，亦所歡迎。

三、賜稿務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如有插圖，務
 須以黑墨繪成，藍紅等色，不能鑄版。

四、請稿務請附寄原文，如不可能，則請於稿末註
 明原書名篇名，原著者姓名，出版場所。

五、來稿一經刊載，概以現金從優奉酬，惟本誌未
 發表而於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六、來稿刊載後，版權即為本社所有，作者如欲保
 留版權，請於稿末聲明，惟本社發行彙刊時，
 仍得採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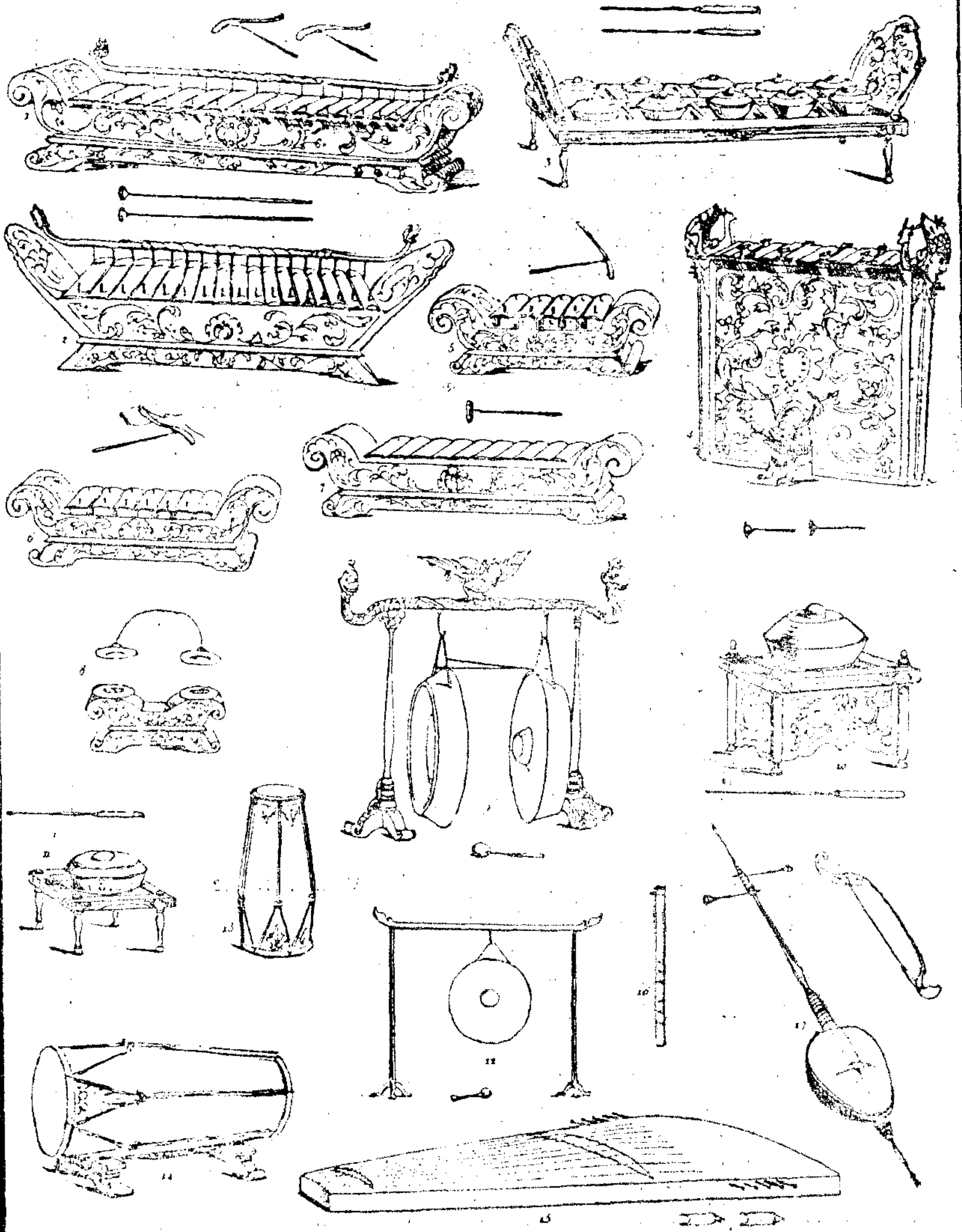
七、來稿於必受時，本社有增刪之權，如不欲增刪
 者，須預先聲明。

八、來稿不論刊載與否概不退還，如附足郵資而預
 先聲明者，不用時當可照辦。

九、稿末務請註明中英文地址。

十、來稿請寄星洲郵政信箱七〇九號南洋雜誌編輯
 部收。

本期零售叻幣三角
 預定全年三元六角
 郵費
 在外



樂 婆 閣

1. 鑼
2. 鑼
3. 鑼
4. 鑼
5. 鑼
6. 鑼
7. 鑼
8. 鑼
9. 鑼
10. 鑼
11. 鑼
12. 鑼
13. 鼓
14. 鼓
15. 琴
16. 琴
17. 琴
18. 琴
19. 琴
20. 琴
21. 琴
22. 琴
23. 琴
24. 琴
25. 琴
26. 琴
27. 琴

1. 鑼
2. 鑼
3. 鑼
4. 鑼
5. 鑼
6. 鑼
7. 鑼
8. 鑼
9. 鑼
10. 鑼
11. 鑼
12. 鑼
13. 鼓
14. 鼓
15. 琴
16. 琴
17. 琴
18. 琴
19. 琴
20. 琴
21. 琴
22. 琴
23. 琴
24. 琴
25. 琴
26. 琴
27. 琴

1. 鑼
2. 鑼
3. 鑼
4. 鑼
5. 鑼
6. 鑼
7. 鑼
8. 鑼
9. 鑼
10. 鑼
11. 鑼
12. 鑼
13. 鼓
14. 鼓
15. 琴
16. 琴
17. 琴
18. 琴
19. 琴
20. 琴
21. 琴
22. 琴
23. 琴
24. 琴
25. 琴
26. 琴
27. 琴

1. 鑼
2. 鑼
3. 鑼
4. 鑼
5. 鑼
6. 鑼
7. 鑼
8. 鑼
9. 鑼
10. 鑼
11. 鑼
12. 鑼
13. 鼓
14. 鼓
15. 琴
16. 琴
17. 琴
18. 琴
19. 琴
20. 琴
21. 琴
22. 琴
23. 琴
24. 琴
25. 琴
26. 琴
27. 琴

1. 鑼
2. 鑼
3. 鑼
4. 鑼
5. 鑼
6. 鑼
7. 鑼
8. 鑼
9. 鑼
10. 鑼
11. 鑼
12. 鑼
13. 鼓
14. 鼓
15. 琴
16. 琴
17. 琴
18. 琴
19. 琴
20. 琴
21. 琴
22. 琴
23. 琴
24. 琴
25. 琴
26. 琴
27. 琴